



大会

Distr.: General
2 August 202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七十六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75(b)

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问题，包括增进
人权和基本自由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

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的人权状况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是根据大会第 [75/192](#) 号决议提交的，大会在该决议中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报告该决议的执行进展情况，包括改进执行工作的方案和建议。

* [A/76/150](#)。



一. 引言

1. 秘书长关于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人权状况的本次报告是根据大会第 75/192 号决议提交的，大会在该决议中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报告该决议的执行进展情况，包括改进执行工作的方案和建议。
2. 本报告是秘书长关于克里米亚人权状况的第五次报告。报告所述期间为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第四次报告(A/HRC/47/58)是向人权理事会第四十七届会议提交的中期报告，所述期间为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3. 大会在其第 68/262 号决议中申明，致力于维护乌克兰在其国际公认边界内的领土完整。根据大会有关决议，本报告中把“暂时被俄罗斯联邦占领的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称为“克里米亚”，把在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联邦占领当局称为“占领当局”或“俄罗斯当局”。报告还考虑到大会关于俄罗斯联邦“履行其作为占领国根据适用的国际法承担的所有义务”的呼吁。

二. 方法

4. 大会在第 75/192 号决议中请秘书长寻求各种方法和手段，包括为此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相关区域组织协商，确保既有区域及国际人权监测机制、特别是驻乌克兰人权监测团能够安全且不受阻碍地进入克里米亚。为了执行该决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于 2021 年 2 月 11 日向俄罗斯联邦转递一份普通照会，请求其提供合作以讨论在 2019 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危机允许的情况下对克里米亚进行访问的实际安排。俄罗斯联邦在其 2021 年 3 月 1 日的答复中表示，愿意“讨论”这样一次访问的“前景”，条件是访问“按照有关访问俄罗斯联邦领土的规则进行安排”。
5. 考虑到大会关于乌克兰领土完整的第 68/262 号决议，并鉴于这些条件，人权高专办迄今未能找到对克里米亚进行访问的适当方式。因此，本报告的依据为人权高专办通过驻乌克兰人权监测团采用远程监测方式所收集的信息。自 2014 年 3 月以来，该监测团一直在乌克兰开展工作，并持续远程监测克里米亚境内的状况。报告主要基于对克里米亚据称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的直接访谈，这些访谈得到受害者亲属、证人和律师访谈等多个来源的进一步验证。报告还参考了法庭文件、官方记录、立法、公开来源和其他相关材料。调查结果基于经核实的信息，这些信息是从根据人权高专办的方法被评估为可信和可靠的来源收集的。¹ 有关信息如满足“有合理理由相信”的证据标准，则会列入报告。
6. 除非另有说明，并考虑到最近一次临时报告中提供的信息，本报告中的信息已经监测团在报告所述期间记录和核实。本报告不应被视为所有关切问题的详尽清单。秘书处编写本报告时遵循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的相关规则。为进一步确保第 75/192 号决议的执行，人权高专办向乌克兰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转

¹ 《人权监测培训手册》，专业培训系列第 7 号(联合国出版物)。

递了关于具体问题的普通照会，并向相关组织发出了索取信息的请求(另见 [A/HRC/47/58](#)，第 2 段)。

三. 人权

A. 司法和公正审判权

7. 根据国际人权法，任何面临刑事诉讼的个人都有权由依法设立、独立公正的主管法庭进行公平和公开的审讯，并有权在审判期间出庭。² 虽然不禁止缺席诉讼，但必须满足某些条件，包括根据人权事务委员会的说法，一旦找到被告，就有可能重审。³ 根据欧洲人权法院的说法，法院必须确保缺席审判公平进行，并确保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为其辩护的律师有机会进行辩护。⁴ 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无迟延并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的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⁵ 国际人道主义法还载有适用于被占领土的涉及被控犯罪人的权利的规则。⁶

8. 人权高专办记录了对被认为是克里米亚俄罗斯当局反对者的个人进行缺席审判的情况，这些人在克里米亚半岛被占领后迁往乌克兰其他地区。三个记录在案的案件⁷ 的诉讼程序引起了对被告获得公平审理权利的重大关切。在一起案件中，针对一名克里米亚鞑靼男子的刑事诉讼在缺席的情况下进行，俄罗斯当局禁止他在 2034 年之前进入克里米亚。旅行禁令不仅阻止了被告参加审判，而且实际上剥夺了他在未来 13 年内获得重审的可能性，这可能相当于司法不公。⁸ 此外，在这起案件和另一起案件中，被告因在克里米亚事实上执行俄罗斯立法之前实施的行为被追溯起诉。⁹ 法院还以武断的理由取消了被告律师的资格，从而剥夺了被告聘请他选择的律师的权利。¹⁰

²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欧洲人权公约》，第六条。

³ 关于重审的权利，见 [CCPR/C/66/D/699/1996](#)，附件，第 9.4-9.5 段。另见《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

⁴ 欧洲人权法院，“*Van Geyseghem* 诉比利时案”，第 26103/95 号申请，1999 年 1 月 21 日判决，第 33 段。

⁵ 见《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 5 段和第 8 段。

⁶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日内瓦第四公约》)第六十四-七十七条。《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七十五条。

⁷ 两起案件以定罪告终，另一起案件仍在审理中。

⁸ 例如，见欧洲人权法院，“*Einhorn* 诉法国案”，第 71555/01 号申请，2001 年 10 月 16 日裁决，第 33 段。

⁹ 一名男子面临与 2013 年 5 月发生的一起事件有关的刑事指控，另一名男子被控于 2014 年 2 月 26 日在辛菲罗波尔组织“大规模骚乱”。

¹⁰ 取消这名律师资格的决定正式理由是存在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因为这名律师之前曾代表另一名因类似指控被定罪的个人。法院没有证实实际上存在利益冲突，也没有充分考虑被告希望由这名律师代表的愿望。

9. 正如之前报告的那样，克里米亚法院在审判期间继续依赖匿名证人的证词，不给辩方直接询问证人的机会。人权高专办估计，至少有 13 名男子主要根据证人的证词被定罪，这些证人的身份对被告保密。在所有案件中，法院都没有提供足够的理由说明证人身份为何应该保密。在一起案件中，被告根据一名匿名证人的证词被定罪，该证人没有出庭，辩方无法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对其进行询问。法院接受匿名证人的审前书面证词作为证据，但没有核实该人是否存在以及所提供的证词是否自愿和真实。

10. 占领当局继续限制嫌疑人接触他们的律师。在 6 起记录在案的案件中(全部涉及男性)，克里米亚的俄罗斯执法人员拒绝让私人签约律师与他们的委托人会面。在这些案件中，警方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在被告的律师被拒绝接触期间，从被告那里获得了有罪陈述或收集了 DNA 样本。一般在 3 至 17 小时内不允许律师接触。在一个极端的例子中，受害者直到被拘留的第 28 天才被允许会见他的私人签约律师。

B. 生命权、身心健全权、人身自由和安全权

11. 国际人权法¹¹ 和国际人道主义法¹² 都禁止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虐待”)。国家必须确保在有合理依据认为在其管辖的任何领土内已经发生酷刑或虐待行为时，其主管当局立即进行公正的调查。¹³ 除非依照法律规定的理由和程序，否则不得剥夺任何人的自由。¹⁴ 强迫失踪是国家代理人，或得到国家授权、支持或默许的个人或组织，实施剥夺自由的行为，并拒绝承认剥夺自由之实情，隐瞒失踪者的命运或下落，致使失踪者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这是国际法所禁止的。¹⁵

12. 根据人权高专办得到的信息，自 2014 年 3 月以来，在调查记录在案的克里米亚 43 起强迫失踪案件(39 名男子和 4 名妇女)方面没有取得任何具体进展。11 名男子仍然下落不明，一名男子据报在最初失踪后被即决处决，一名男子仍被关押在官方拘留场所，30 名受害者已经获释，但没有得到任何补救。¹⁶ 涉嫌参与绑架、禁止与外界接触的羁押、在非官方拘留场所剥夺自由、隐瞒失踪人员下落以及酷刑和虐待的施害者包括联邦安全局、克里米亚自卫民兵组织和当地警察。目前还没有逮捕任何人，尽管其中 28 起失踪发生在 2014 年。受害者亲属向人权高

¹¹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七条和第十条；《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欧洲人权公约》，第三条。

¹² 见《日内瓦第四公约》，第三条第一款(甲)项和第三十二条。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七十五条，第 2 款。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国际人道主义法数据库，规则 90。

¹³ 《禁止酷刑公约》，第十二和十六条；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禁止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第 20 号一般性意见(1992 年)，第 14 段。

¹⁴ 《世界人权宣言》，第九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第一款。

¹⁵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第二条。

¹⁶ 有关详细资料和标志性案例，见乌克兰人权监测团，简报文件“发生在被俄罗斯联邦临时占领的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的强迫失踪”，2021 年 3 月 31 日。

专办申诉，称调查走过场，不透明，并且家属不能查阅调查案件档案。被释放或转移到官方拘留所的受害者没有得到补救，他们对遭受侵犯行为而不受惩罚提出申诉。他们往往面临迫在眉睫的报复风险，其中大多数在获释后不久就离开了克里米亚。¹⁷

13. 人权高专办记录了 6 起据称由联邦安全局官员对其羁押的个人实施酷刑或虐待的案件(5 名男子和 1 名妇女)。¹⁸ 在所有六起案件中，施害者使用酷刑和虐待强迫受害者自证其罪，提供不利于他人的罪证信息，或放弃使用私人律师的权利。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名施害者被绳之以法。在受害者成功启动调查的案件中，调查没有取得成效而随后结案(见 A/HRC/47/58, 第 13 段)。在一个标志性案件中，据报告，联邦安全局的官员在一个未知地点对一名涉嫌非法持有爆炸物的自由撰稿人施以可能构成酷刑的电刑和性暴力，以获取他与乌克兰情报机构合作的“供词”。联邦安全局随后在国家电视台安排了一次公开访谈节目，受害者在访谈中重复了他被迫作出的供认。在保释听证会上，法官驳回了受害者关于酷刑的申诉，但没有下令进行调查，称这超出了听证会的主题范围。¹⁹

1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克里米亚宗教少数群体成员的任意逮捕和拘留数量大幅增加。人权高专办记录了在此期间在克里米亚对 33 人(30 名男子和 3 名妇女)的任意逮捕，²⁰ 比 2019 年至 2020 年期间逮捕的 7 人几乎增加了五倍。其中 31 名受害者属于克里米亚的宗教少数群体(21 名穆斯林和 10 名耶和华见证人)。²¹ 在其中至少 22 起案件中，在逮捕时警察或联邦安全局官员都没有告知逮捕的原因或对他们的指控。此外，受害者抱怨称，在逮捕过程中不正当和过度地使用了武力，执法当局安插证据，并没收了他们的乌克兰护照。

C. 被羁押人的权利

15.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应给予人道及尊重其固有的人格尊严的待遇。²² 被拘留或监禁的人有权将惩戒行动提交上级机关审查。²³ 单独监禁只应作为在例外情形下不得已而采取的办法，时间能短则短，并

¹⁷ 根据人权高专办的信息，获释的 30 名受害者中只有 2 人留在克里米亚。

¹⁸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发生了 3 起案件。

¹⁹ 《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第 141(4)条述及在法庭听证期间提出刑事申诉的权利。

²⁰ 人权高专办共记录了 36 起任意逮捕事件，其中 3 起发生在报告所述期间之外。在俄罗斯执法人员的实际控制下，14 人在长度不等的一段时间(最长为 18 小时)后获释。

²¹ 指控包括加入极端主义或恐怖组织，没有报案和违反公共集会规则。

²²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条第一款。

²³ 大会在其第 43/173 号决议中通过的《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原则 30(2)。

应接受独立审查，而且只能依据主管当局的授权。²⁴ 国际人道法规定，被控犯罪的被保护人将在被占领土拘留，如果被判有罪，将在那里服刑。²⁵

16. 人权高专办继续收到被羁押人及其亲属和律师关于克里米亚和俄罗斯联邦拘留条件的申诉，这些拘留条件可能构成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甚至酷刑。²⁶ 经人权高专办核实，在三起涉及从克里米亚转移到俄罗斯联邦的被羁押人的案件中，监狱当局系统地采取了将此类被羁押人任意安置在惩戒室的做法。受影响被羁押人的亲属表示关切的是，这种惩罚通常以单独监禁的形式实施，加上对探视权的限制和医疗援助不足，包括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未能提供必要的医疗援助，对被羁押人的精神健康造成了不利影响。被羁押人的律师无法采取法律行动，因为监狱当局拒绝提供关于这种惩戒处罚理由的资料。²⁷ 在一起案件中，一名在克里米亚被捕并被转移到俄罗斯联邦的基辅居民被单独监禁长达四年，并因涉嫌轻微违反监狱规则而经常关进惩戒室。这种长时间的单独监禁可能相当于虐待，甚至是酷刑。

17. 将被羁押人从克里米亚转移到俄罗斯联邦偏远地区受审和服刑的做法仍在继续。人权高专办收到了约 28 例此类转移的信息。从克里米亚到俄罗斯联邦路途遥远且费用高昂，使得家人探视极为困难，这侵犯了被羁押人私人和家庭生活得到尊重的权利。²⁸

D. 入室搜查和突击搜查

18. 国际人权法禁止任意或非法干涉个人隐私、家庭、住宅或通信。²⁹ 《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欧洲人权公约》)缔约国必须确保公共当局不干涉这项权利的行使，除非这种干涉符合法律规定，并且是民主社会为了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国家经济福祉，为了防止混乱或犯罪，为了保护健康或道德，或者为了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必须采取的行动。³⁰

1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人权高专办至少记录了在克里米亚发生的 61 次入室搜查和突击搜查。其中大部分涉及克里米亚鞑靼人或耶和華见证人的住宅、会场或

²⁴ 《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纳尔逊·曼德拉规则》)，规则 43(1)和 45(1)。

²⁵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七十六条。

²⁶ 关于具体申诉的更多信息，见 [A/HRC/47/58](#)，第 17 段。

²⁷ 在一个标志性案件中，监狱当局拒绝向被羁押人的律师提供有关其当事人据称在监狱中犯下的违纪行为的性质和实施的处罚的信息，并提到了未具体说明的“内部条例”，其中规定只有在检察官办公室或法官的要求下才能披露这些信息。

²⁸ 在“*Khodorkovskiy 和 Lebedev 诉俄罗斯案*”(第 11082/06 和 13772/05 号申请)中，2013 年 7 月 25 日，欧洲人权法院指出，在向监狱机构分配囚犯时，必须考虑到被定罪者维持至少一些家庭和社会联系的利益。

²⁹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七条；《欧洲人权公约》，第八条。

³⁰ 《欧洲人权公约》，第八条第二款。

营业场所。³¹ 人权高专办指出，虽然它记录的克里米亚年度搜查总数与前几年非常相似，但影响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搜查比例从 2019 年占有所有搜查的 74% 下降到 2020 年的 48%。³²

20. 在收集受害者证词时，人权高专办注意到，在搜查过程中，执法人员经常安插证据，并对受害者使用不必要或过度的武力。³³ 没有足够和充分的保障防止搜查方式的任意性：私人律师被非法拒绝进入被搜查的房舍，而作证证人的行为经常让人怀疑他们作为公正和独立观察员的能力。³⁴

E. 意见和表达自由

21. 国际人权法保障不受干涉的意见权，以及表达自由，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的权利。³⁵ 据促进和保护意见和表达自由权特别报告员称，这种权利适用范围扩大少数群体的意见，以及一些人可能认为具有冒犯性、极端或令人震惊的意见。³⁶ 人权事务委员会指出，因某人可能持有的观点而对其进行审判构成违反国际人权法的行为。³⁷ 委员会还注意到，自由、不受审查和不受阻碍的新闻和其他媒体对于确保意见和表达自由至关重要，并强调了“辩论公共事务……批评和反对、发表政治材料……以及宣传政治观点”的自由。³⁸ 因此，单纯因批评政府或政府支持的政治社会制度而处罚媒体、出版商或新闻记者不被视为对表达自由的必要限制。³⁹

22. 2021 年 4 月 20 日，克里米亚一家法院以“滥用大众信息自由”为由，对克里米亚鞑靼报纸《Qirim》总编辑处以罚款，原因是该报于 2020 年发表了秘书长关于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乌克兰塞瓦斯托波尔市人权状况的报告(A/75/334)。该报刊登了报告全文的俄文译本，其中提到了人民理事会。⁴⁰ 适用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联邦法律禁止在“散布”关于人民理事会的信息时不说明其活动在俄罗

³¹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人权高专办记录了对据称是耶和华见证人使用或拥有的房舍进行的总共 22 次搜查。

³² 根据人权高专办的记录，2020 年在克里米亚进行了 54 次搜查(其中 26 次涉及克里米亚鞑靼人房产)，2019 年进行了 75 次搜查，2018 年进行了 63 次搜查。在 2021 年的前六个月，人权高专办记录了 29 次搜查。

³³ 例如，在并非绝对必要的情况下，长时间和(或)给受害者戴紧手铐以及将其推倒在地。

³⁴ 根据俄罗斯法律，调查人员应邀请作证证人充当调查措施的中立观察员。人权高专办收到的信息表明，作证证人是联邦安全局的附属受训人员或军事学员，在搜查过程中戴着遮脸的巴拉克拉瓦头套。

³⁵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

³⁶ 促进和保护意见和表达自由权特别报告员的报告，A/67/357，第 49 段；人权委员会，第 34 号一般性意见(2011)，第 46 段。

³⁷ 人权委员会，第 34 号一般性意见(2011)，第 9 段。

³⁸ 人权委员会，第 25 号一般性意见(1996)，第 13 段和第 25 段。

³⁹ 人权委员会，第 34 号一般性意见(2011)，第 42 段。

⁴⁰ 人民理事会是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自治机构。

斯联邦是被禁止的。⁴¹ 联邦通信、信息技术和大众媒体监察局是俄罗斯联邦的一个国家机构，负责监督媒体遵守法律的情况，它对该报进行例行监测，并就其他出版物向主编发出了“警告”。

23. 根据俄罗斯联邦立法，克里米亚居民还因在媒体和网上传播表达“对社会、国家、俄罗斯联邦官方国家象征……政府当局的不尊重”的“对公众具有重要意义的虚假信息”和“淫秽语言”而被起诉。⁴² 人权高专办此前记录了根据上述立法对 6 名来自克里米亚的个人(3 男 3 女)的起诉，以及他们因在公共问题上表达另类和批判性意见而被罚款的情况。在 2020 年 8 月的一起案件中，当地一家报纸的一名女总编因一篇批评 COVID-19 防控政策并质疑封锁、口罩和疫苗的有效性的文章而被起诉。法院判定该记者散布对公众有重要意义的虚假信息，理由是文章中表达的观点与俄罗斯当局的官方立场相矛盾。在另一起案件中，一名男子于 2020 年 11 月因在他的社交媒体页面上侮辱俄罗斯联邦总统而被起诉，法院认定这是对俄罗斯联邦政府的不尊重。⁴³

F. 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

24. 虽然国际人权法允许对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采取某些限制，⁴⁴ 但人权事务委员会指出，举行任何集会都必须向当局申请许可削弱了“和平集会是一项基本权利的构想”。⁴⁵ 各国必须充分保护所有人，包括“少数意见或不同意见或信仰的支持者”的和平集会的权利。⁴⁶ 通过法律实现民主欧洲委员会(威尼斯委员会)建议，除非确实存在迫在眉睫的暴力的明显和现实危险，否则执法官员不应进行干预，在抗议者前往集会的途中对其进行拦截、搜查或拘留。⁴⁷ 各国必须避免过度干涉结社自由，确保属于族裔、宗教或语言少数群体的人不被剥夺与其群体其他成员共同享有自己的文化、表明和信奉自己的宗教或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⁴⁸

25. 在克里米亚，通过参加公众集会表达不同政治观点或另类观点的活动继续减少，主要的立法限制，即任何计划举行的集会的人都必须事先获得俄罗斯当局授权的一项全面条款，仍然存在(见 A/75/334，第 30 段)。2021 年 1 月 23 日，多达 100 人在没有申请预先授权的情况下在辛菲罗波尔举行政治抗议。由于担心未经授权的集会被起诉，参与者没有表达任何政治诉求，也没有展示任何横幅。然而，

⁴¹ 占领当局在 2016 年宣布人民理事会为非法的“极端组织”。

⁴² 相关规定已于 2019 年纳入《俄罗斯联邦行政犯罪法典》(第 13.15 条，第 9-10 款，以及 20.1 条，第 3-5 款)。

⁴³ 在第 34 号一般性意见(2011)第 38 段中，人权事务委员会指出，“不认为有辱社会名人的言论表达形式足以成为实施处罚的理由。”

⁴⁴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一至二十二条。

⁴⁵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7 号一般性意见(2020)，第 70 段。

⁴⁶ 人权理事会第 24/5 号决议，第 2 段。

⁴⁷ 威尼斯委员会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民主制度和人权办公室，《和平集会自由准则》，第 2 版(2010 年，华沙)，第 154 段。

⁴⁸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七条。

人权高专办收到的信息表明，参与者因“行政罪行”而被逮捕⁴⁹和起诉。⁵⁰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在反对派在俄罗斯联邦举行抗议活动的日子里，即使辛菲罗波尔没有举行此种集会，当地居民也在街上遭到拦截，并被带去问话。警方向一些活动人士发出了书面“警告”，其中列举了参与今后未经授权抗议活动可能受到的处罚。

26. 在一起案件中，一对夫妇参加了2021年1月23日抗议俄罗斯政府和腐败的集会。警方在集会上逮捕了丈夫，并在警察局将他拘留五个小时。警方含糊其辞地告诉这名男子，他们逮捕他是因为他参加了未经授权的集会，但后来他因违反COVID-19防控规则相关的行政罪行而被罚款。在以后的几周里，妻子和丈夫在没有集会的时候在街上行走，又分别被逮捕两次，并被带到警察局审问。在妻子第二次被捕期间，警方威胁说，她在就读的大学将遇到“麻烦”。在2021年4月另一次反对派集会之前，这名女子因在社交媒体页面上发布一段“极端主义”视频而被拘留5天。反对派活动人士称逮捕是“恐吓行为”，是阻止人们继续参加集会的一种手段。

27. 人民理事会在克里米亚的活动继续受到禁止。应该回顾，国际法院提出了一项临时措施，以避免维持或实施对克里米亚鞑靼人社区保护其代表性机构(包括人民理事会)的能力的限制。⁵¹2014年被禁止进入克里米亚的人民理事会主席和克里米亚鞑靼人社区的另一名主要领导人继续在缺席情况下被起诉。2021年6月1日，辛菲罗波尔法院缺席判处人民理事会主席六年监禁。

G. 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

28. 国际人权法保护保有或采奉自己选择的宗教或信仰，以及在礼拜、戒律、躬行及讲授表示其宗教或信仰的自由，⁵²并规定任何人都不应受到侵害宗教或信仰自由的胁迫。⁵³据宗教或信仰自由特别报告员称，由于改变宗教信仰的定义十分模糊或过于宽泛，通过以非胁迫方式说服他人皈依表明宗教(“改变宗教信仰”)，可能会受到歧视性或任意性的限制(见A/67/303，第44-47段)。因此，这种宗教

⁴⁹ 据人权非政府组织报告，仅在2021年1月23日就逮捕了多达15人。例如，见克里米亚人权小组，“克里米亚人权状况回顾”，2021年1月，第8页。可查阅：https://crimeahrg.org/wp-content/uploads/2021/02/crimean-human-rights-group_jan_2021_en.pdf。

⁵⁰ 抗议者被控犯有“行政罪行”，暗指本质上属于犯罪性质的违法行为，因为规定的处罚既有威慑作用，亦有惩罚作用。适用于刑事案件的国际人权标准的适用范围也扩大到保护此类案件的被告。关于某些行政罪行的犯罪性质问题，见欧洲人权法院，“*Menesheva* 诉俄罗斯案”，第59261/00号申请，2006年3月9日判决，第94-98段。

⁵¹ 国际法院，《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适用(乌克兰诉俄罗斯联邦)，2017年4月19日命令，总表第166号，第106段。

⁵²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第一款。

⁵³ 同上，第十八条第二款。

表现形式应该得到保护。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被保护人有其宗教信仰和实践得到尊重的权利。⁵⁴

29. 人权高专办收到的信息表明，2021 年 3 月 29 日，来自塞瓦斯托波尔的一名男性耶和华见证人因信奉自己的信仰而被判犯有与极端主义有关的罪行，并被判处六年半监禁，这是迄今为止对克里米亚耶和华见证人相关案件适用的最严厉的处罚。⁵⁵ 法院因其宗教活动判定他有罪，如在私人公寓与其他信徒讨论宗教教义，演奏宗教歌曲，研究宗教文学。法院没有就这名男子的宗教活动如何构成极端主义活动作出解释，也没有重视他关于他有宗教自由权的论点。判决仅仅确定，该男子“有组织性质的行动”的目的，是使一个根据俄罗斯联邦法律被列为极端主义的宗教组织“继续开展非法活动”。这是人权高专办所了解的克里米亚耶和华见证人(全为男性)因践行其信仰而被定罪的第三起案件。克里米亚所有耶和华见证人的集会继续受到禁止(A/HRC/44/21，第 35 段)。

30. 人权高专办记录了 32 起新的针对宗教组织或个人的法庭案件，⁵⁶ 这些案件涉及与改变宗教信仰有关的罪行(14 名新教徒、10 名穆斯林、2 名犹太教徒、1 名天主教徒和 1 个摩门教组织)。⁵⁷ 这些案件源自俄罗斯联邦反极端主义法律(通常被称为“亚罗瓦娅法”)的适用。与 2019 年相比，2020 年记录在案的案件数量增加了 33%，涉及穆斯林群体或个人的案件比例翻了一番。⁵⁸ 在一个记录在案的案件中，塞瓦斯托波尔的一座浸信会教会被告款 3 万俄罗斯卢布(相当于 400 美元)，原因是该组织的全名没有出现在社交媒体页面上。该页面由一名发布教会活动信息的教区居民管理。⁵⁹ 在其他记录在案的案件中，个人和宗教团体因以下原因被起诉：礼拜场所名牌未注明宗教组织的全名；在没有“确认代表宗教组织进行传教活动权利的……文件”的情况下带领穆斯林祈祷和布道；在报纸上刊登有关犹太团体组织的活动的公告；由未作为该宗教组织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的男子“分发宗教文献”。法院对个人和宗教组织分别处以 5 000 和 30 000 俄罗斯卢布的罚款。与 2019 年不同的是，2020 年，法院没有驳回任何案件的指控，并只在一起案件中使用了警告，而不是罚款。

31. 乌克兰东正教会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可能失去其在克里米亚最大的两个礼拜场所(见 A/HRC/47/58，第 24-25 段)。⁶⁰ 在俄罗斯当局决定拆除其在叶夫帕托里亚的礼拜场所并将教会驱逐出辛菲罗波尔的中央大教堂后，联邦法警局要求各

⁵⁴ 1907 年《关于陆战法规和习惯的章程》(《海牙章程》)第 46 条；《日内瓦第四公约》，第二十七条。

⁵⁵ 另一项处罚是七年内禁止开展教育和提高认识活动、出版材料、在媒体上露面和在网上发布“材料”。

⁵⁶ 所有这些案件都是 2020 年的案件。

⁵⁷ 两起案件涉及其他基督教教会，在另外两起案件中，被告的从属关系未知或不明确。

⁵⁸ 关于适用立法以及 2019 年案件和趋势，见 A/75/334，第 28 段。

⁵⁹ 社交媒体页面的标题是“塞瓦斯托波尔福音浸信会基督教会”，而在法律登记处的全名是“当地宗教组织塞瓦斯托波尔福音浸信会基督教会”。

⁶⁰ 在 2018 年至 2019 年乌克兰东正教改革之前，该教会被称为基辅主教区乌克兰东正教会。

个教区遵守这些决定。2021 年 3 月，教会收到通知，指示其拆除叶夫帕托里亚的礼拜场所，否则将面临行政和(或)刑事诉讼，可能被判处监禁。

H. 接受母语教育的权利

32. 国际人权标准建议，用母语进行的教学应“尽可能延长至教育的后期”。⁶¹ 建议各国以积极主动的方式对待少数群体的教育权利，并“尽其所能”采取特别措施。⁶² 国际法院就克里米亚局势提出了一项临时措施，以“确保提供乌克兰语教育”。⁶³

33. 根据俄罗斯联邦的统计数据，⁶⁴ 在 2020/21 学年，214 名学生(占有学生的 0.1%)学习的课程用乌克兰语授课(比 2019/20 年的 206 人有所增加)，⁶⁵ 4 155 名学生(1.9%)将乌克兰语作为常规科目、选修课学习或将乌克兰语学习作为课外活动(比 2019/20 年的 5 621 人有所减少)。克里米亚半岛只有一所学校具有乌克兰语学校的地位，另外，一所俄语学校提供三个乌克兰语班级。

34. 根据俄罗斯联邦的统计数据，2020/21 学年有 6 700 名学生(3%)接受克里米亚鞑靼语教学(比 2019/20 年的 6 400 人有所增加)，30 475 名学生(13.9%)将克里米亚鞑靼语作为常规科目、选修课学习或将学习克里米亚鞑靼语作为课外活动(比 2019/20 年的 31 190 人有所减少)。半岛有 16 所克里米亚鞑靼学校，还有 22 所俄语学校开设以克里米亚鞑靼语授课的班级。对于母语学校或班级的正式语言地位与课程中实际使用克里米亚鞑靼语和乌克兰语情况之间的差异，人们仍然感到关切(见 A/74/276，第 52 段)。

35. 克里米亚鞑靼语和乌克兰语的教学，以及作为科目学习这些语言的可能性，并不总是满足需求。人权高专办记录了一名有两个孩子的克里米亚鞑靼人母亲的申诉，她称在 Dzhankoi 地区的小学 and 中学没有用她的母语授课。这位母亲曾连续三个学年向学校行政部门提交申请，要求开设克里米亚鞑靼班级，但没有收到学校的任何正式答复。⁶⁶ 塞瓦斯托波尔的家长告诉人权高专办，该市学校都没有乌克兰语教学，也没有将乌克兰语作为一门学科进行教授。⁶⁷ 因此，他们不得不为

⁶¹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多语种世界中的教育”，《教育立场文件》(2003 年，巴黎)，第三部分，原则一。

⁶² 欧安组织，少数民族事务高级专员，《关于少数民族受教育权利的海牙建议和解释性说明》(1996 年，海牙)，第 4 段。

⁶³ “乌克兰诉俄罗斯联邦案”，第 106(1)(b)段。

⁶⁴ 本节引用的统计数字不包括暂时被俄罗斯联邦占领的乌克兰塞瓦斯托波尔市。克里米亚教育、科学和青年部的数据可查阅：<https://monm.rk.gov.ru>。

⁶⁵ 这些数字明显低于占领前参加用乌克兰语授课课程的学生人数。根据官方统计数据，2013/14 学年，12 694 名学生接受了乌克兰语教育。

⁶⁶ 据这位母亲说，她儿子的班上有 11 名纯正或混合克里米亚鞑靼血统的学生，她女儿的班上有 10 名这样的学生。

⁶⁷ 人权高专办的访谈证实，在 2013/14 学年之前，乌克兰语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学校一直作为一门课程教授。

孩子聘请私人语言教师，以达到成功申请乌克兰其他地区大学入学所需的语言能力水平。

36. 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俄罗斯当局在旅行限制的背景下推行的“一个出口”政策，给从克里米亚学校毕业的学生接受大学教育制造了障碍。⁶⁸ 在一个案例中，塞瓦斯托波尔的一名学生不得不多次越过行政边界线，参加全国范围的学校毕业生考试，⁶⁹ 然后再提交基辅大学入学所需的文件。⁷⁰ 在第一次旅行后，这名学生被禁止离开克里米亚前往乌克兰其他地区。近两个月后，经过多次取消禁令的呼吁，他才被允许以“特殊理由”越过行政边界线。⁷¹

四. 禁止强行征募

37. 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占领国不得强迫被保护人在其武装部队或辅助部队服役。⁷² 俄罗斯联邦在 2020 年进行了两次征兵，征召克里米亚男性居民，包括拥有乌克兰公民身份的男子加入武装部队。在 2020 年的征兵活动中，至少有 5 000 名男性居民应征入伍，⁷³ 使 2015 年以来在 12 次征兵中应征的克里米亚居民总数至少达到 2.62 万人。⁷⁴ 每次征兵运动，都有一支克里米亚应征士兵特遣队被部署到俄罗斯联邦境内的基地。

38. 占领当局在克里米亚适用的俄罗斯联邦刑法规定，逃避兵役将处以罚款、劳教和最高两年的监禁。⁷⁵ 对逃避征兵者的定罪并不免除其服完兵役的义务。⁷⁶ 人权高专办记录显示，在克里米亚法院登记的逃避征兵案件数量有所增加，从 2019 年的 31 起增加到 2020 年的至少 78 起。因此，2017 年以来记录在案的案件总数达到了 160 起。在 2020 年的案件中，人权高专办记录了 63 起被告或因有罪判决 (33 起)或因“法庭罚款”(30 起)而被罚款的案件。⁷⁷ 与 2019 年被罚款的 24 起相比，这一数字增加了 162%。2021 年前三个月又作出了 7 项有罪判决，使受处罚

⁶⁸ 人权高专办，“COVID-19 对乌克兰人权的影响”，2020 年 12 月，第 32-34 段。

⁶⁹ 指是外部独立评估，这是申请乌克兰大学本科课程所需的国家考试。

⁷⁰ 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第一款。

⁷¹ 人权高专办收到了关于 20 名来自克里米亚的学生的信息，在 2020 年大学入学期间，他们在试图离开克里米亚前往乌克兰其他地区的高等教育机构时遇到了类似的障碍。

⁷²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五十一条。

⁷³ 所有数字都是近似值，基于人权高专办对俄罗斯联邦国防部和克里米亚军事征兵办公室提供的数据的分析。

⁷⁴ 俄罗斯当局的公开数据存在很大出入。人权高专办采用了最保守的数字，征兵的数字可能更高。第十三次征兵 2021 年上半年开始进行。

⁷⁵ 《俄罗斯联邦刑法》，第 328 条。

⁷⁶ 在记录在案的判决中，法院在作出有罪判决后，将被告的案件卷宗退还给军事征兵委员会，表明被告很可能在下一轮军事征兵中被征召入伍。

⁷⁷ 《俄罗斯联邦刑法》第 76.2 条规定，对第一次犯轻罪但对罪行造成的损害作出弥补的人处以法庭罚款，而不是刑事处罚。在实践中，法庭罚款的数额与根据有罪判决所判处的罚款数额相当。

的克里米亚居民总数达到 139 人。⁷⁸ 2020 年和 2021 年，法院裁定的罚款金额从 5 000 到 6 万俄罗斯卢布(68 美元到 826 美元)不等。被告通常会因为在收到征兵通知后或在被传唤进行体检后没有在征兵委员会出现而被起诉。

五. 人口迁移

39. 国际人道主义法禁止将被保护人个别或集体地从占领地强制迁移和驱逐至占领国的领土或任何其他被占领或未被占领国家的领土，不论其动机如何。⁷⁹

40. 俄罗斯当局继续将居住在克里米亚但没有俄罗斯护照的乌克兰公民视为外国人。适用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移民法要求这些人申请居留证，离开克里米亚半岛，⁸⁰ 或者面临罚款或迁移形式的行政处罚。⁸¹ 根据俄罗斯联邦法院书记官处的资料，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克里米亚法院向被视为外国人的个人发出了不少于 180 项迁移令，其中至少 72 项(66 名男子和 6 名妇女)⁸² 涉及占领当局认为在克里米亚没有居留权的乌克兰公民。在至少 16 起案件中，对涉嫌持有毒品和(或)吸毒或拒绝接受毒品测试的乌克兰公民发出了迁移令，作为惩罚。人权高专办注意到，法院下令进行的迁移数量在过去四年中稳步下降，⁸³ 原因可能是：法官在与移民有关的案件中采取了较为宽松的做法；越来越多的人因可能丧失财产权或迁移出克里米亚的风险而入籍；⁸⁴ 俄罗斯联邦当局为应对 COVID-19 而实施的驱逐和迁移临时禁令等。⁸⁵

41. 根据官方数据，截至 2021 年 1 月 5 日，乌克兰其他地区有 47 897 名登记在册的克里米亚境内流离失所者(24 419 名男子和男童和 23 478 名妇女和女童)，包括 9 370 名儿童(比 2020 年 3 月 4 日的 44 773 人有所增加)。在迁移案件中，通过

⁷⁸ 人权高专办只将判决书全文可供查阅的起诉算作经核实的起诉。因此，被处罚的实际人数可能更高。

⁷⁹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四十九条，第一款。

⁸⁰ 根据俄罗斯移民法，在这些案件中，在任何 180 天的期限内总停留时间不得超过 90 天。

⁸¹ 根据适用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法律，迁移可以采取“强制驱逐”(在临时拘留设施中关押等待驱逐程序)或“受控离境”(必须在五天内离境)的形式。

⁸² 考虑到在至少 58 起案件中，现有判决中没有披露受害者的国籍，实际数字可能更高。

⁸³ 从 2017 年的 512 起减至 2020 年的 197 起。见人权高专办，“关于暂时被占领的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的人权状况的报告，2017 年 9 月 13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第 77 段，可查阅：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Countries/UA/CrimeaThematicReport10Sept2018_EN.pdf；A/HRC/47/58，第 42 段。

⁸⁴ 另见 A/HRC/44/21，第 45 段。2020 年，共有 14 586 名在克里米亚被认为是外国人的申请并成功获得俄罗斯公民身份，比前一年增加 18.7%。在过去的五年里，克里米亚有 41 208 人获得俄罗斯联邦公民身份。关于乌克兰公民申请俄罗斯公民身份的更多信息和原因，见 A/HRC/47/58，第 41 段。

⁸⁵ 2021 年 6 月 15 日，俄罗斯联邦将驱逐和迁移的临时禁令延长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临时禁令不适用于从监狱释放、非法越过俄罗斯联邦国家边界、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个人，包括试图以暴力方式修改俄罗斯联邦宪法秩序、参与或支持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以及参与未经授权的公共集会的个人。

剥夺乌克兰公民的居留权将乌克兰公民从克里米亚迁移到乌克兰其他地区的做法导致了强迫迁移。⁸⁶ 登记为境内流离失所者仍然是在克里米亚有登记地址的乌克兰公民在政府控制区获得某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先决条件。

42. 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占领国不得将其本国部分平民驱逐或迁移到其占领的领土。⁸⁷ 国际法院指出，该条款还禁止“占领国为组织或鼓励将其部分人口迁移到被占领土而采取的任何措施”。⁸⁸ 根据俄罗斯联邦提供的官方统计数据，2020年，33 137 人将登记居住地从俄罗斯联邦各州改为克里米亚，⁸⁹ 使 2014 至 2020 年间此类迁移总数达到 205 541 人。根据官方数据，这一数字占 2020 年克里米亚总人口(2 356 238 人)的 8.7%。⁹⁰

六. 结论和建议

43. 根据大会第 75/192 号决议，秘书处已采取一切必要步骤，确保对联合国所有机构执行该决议进行充分和有效的协调。

44. 我继续采取各种方法确保已设立的人权监督机制能够安全、畅通无阻地进入克里米亚，特别是支持人权高专办和乌克兰人权监测团的工作，并与包括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在内的有关区域组织和会员国进行接触。

45. 我继续进行斡旋，邀请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就克里米亚问题展开讨论，并提出大会第 75/192 号决议中提及的关切问题。秘书处继续酌情提及克里米亚内部和周边事态，并根据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始终重申联合国致力于维护乌克兰在国际公认边界内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46. 尽管作出了上述努力，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也愿意与联合国讨论这一问题，但仍无法为确保人权高专办进入克里米亚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进入克里米亚对于确保进行第一手监测和报告，包括在 COVID-19 大流行情况下进行监测和报告至关重要。我敦促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尽一切努力确保人权高专办以及国际和区域人权监测机制畅通无阻地进入克里米亚，以便有效执行大会相关决议。我将继续寻找可能的机会，并为进入找到切实可行的途径。

⁸⁶ 《关于境内流离失所问题的指导原则》(E/CN.4/1998/53/Add.2)的原则 6(2)(a)(b)指出，“被禁止的任意迁移包括下列形式的迁移……意图(或)导致改变受影响人民的族裔、宗教或种族组成的做法”，以及“在武装冲突下的强迫迁移，除非是为了保护有关平民的安全，或由于绝对必要的军事原因”。

⁸⁷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四十九条，第六款。

⁸⁸ 国际法院，《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2004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20 段。

⁸⁹ 关于“克里米亚共和国”的现有数字涵盖 11 个月(1 月至 11 月)，关于塞瓦斯托波尔的数字涵盖 10 个月(1 月至 10 月)。

⁹⁰ 俄罗斯联邦提供的官方数据可能包括这项禁止条款没有涉及的“克里米亚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之间的流动。

47. 我促请俄罗斯联邦在克里米亚履行其根据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承担的义务。特别是，俄罗斯当局必须全面遵守绝对禁止酷刑的规定，并确保对克里米亚境内酷刑或虐待、强迫失踪以及任意逮捕和拘留的所有指控进行独立、公正和有效的调查。他们还有义务确保充分尊重被剥夺自由者的公平审判权，包括允许被剥夺自由者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在不受拖延、不被窃听或审查和完全保密的情况下与律师联系协商。律师则能在不受恐吓、阻碍、骚扰或不当干扰的情况下履行其专业职能。我敦促俄罗斯当局确保克里米亚的所有个人和团体都可以行使意见和表达自由以及和平集会、结社、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权，不受任何理由的歧视或无理干预。特别是，俄罗斯当局应停止要求和平集会事先获得批准，避免向这些集会的可能参与者发出警告或威胁。我还呼吁俄罗斯当局为独立和多元化的媒体和民间社会组织创造安全环境，并避免对批评和另类观点进行任何报复或压制。记者应受到保护，使其不因发表的材料，包括发布联合国正式文件而遭到报复。宗教团体应享有进入其礼拜场所的权利，并应能够自由集会进行祈祷和其他宗教活动。我还敦促俄罗斯联邦解除对克里米亚鞑靼族群实施的限制，以保留其代表机构，包括解除对人民理事会的禁令。俄罗斯当局还应确保提供乌克兰语和克里米亚鞑靼语的教育和教学，尽可能满足这种教育的需求。

48. 其他建议措施包括，停止招募居住在克里米亚的乌克兰国民加入俄罗斯武装部队，以及停止对逃避兵役的被保护人提起刑事诉讼。还必须避免安排或鼓励将占领国的部分人口迁移到克里米亚，停止将包括被羁押人在内的被保护人转移到被占领土之外，并确保以前迁移的所有被保护人员获准返回克里米亚。

49. 我呼吁乌克兰政府尊重其根据国际人权法对克里米亚居民承担的义务，并继续为所有公民获得公共服务提供便利，无论他们是否登记为境内流离失所者。

50. 我呼吁会员国支持为保护克里米亚人权而工作的人权维护者，并继续支持联合国确保在克里米亚尊重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工作。不使克里米亚进入问题政治化仍然至关重要。我敦促所有其他会员国鼓励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为国际和区域人权监测机制畅通无阻地进入克里米亚提供便利。